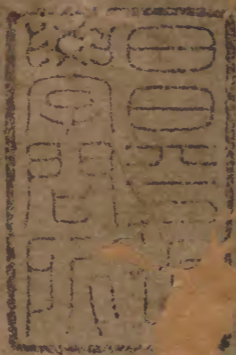


國策

十三之八

三



庫文閣	
三六二	二三四
函	冊
架	號
漢書類	

庫文閣	
三八二	二三四
函	冊
架	號
漢書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224
冊數	6 (3)
函號	286 129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戰國策卷第十三

齊六

高誘注

校草文庫

齊負郭之民有狐狐咥者

續云古今人表狐爰師古曰即狐咥也齊人見戰國策

正議閔王斲之檀衢百姓不附齊孫室子陳舉直言

殺之東閭宗族離心司馬穰苴為政者也

續云子由古史以此

為閔王時事刪史記穰苴傳舉兵使昌國君將而擊之齊使向子將而應之齊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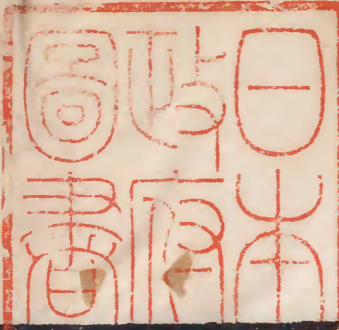
破向子以輿一乘亡達子收餘卒復振與燕戰求所

以償者閔王不肯與軍破走王奔莒淖齒數之曰夫

千乘博昌之間方數百里兩血沾衣王知之乎王曰

不知嬴博之間地坼至泉王知之乎王曰不知人有

不知嬴博之間地坼至泉王知之乎王曰不知人有



單國策十三
當闕而哭者求之則不得去之則聞其聲王知之乎
王曰不知淖齒曰天雨血沾衣者天以告也地坼至
泉者地以告也人有當闕而哭者人以告也天地人
皆以告矣而王不知戒焉何得無誅乎於是殺閔王
於鼓里太子乃解衣免服逃太史之家為漑園君王
后太史氏女知其貴人善事之田單以即墨之城破
亡餘卒破燕兵給騎劫遂以復齊遽迎太子於莒立
之以為王襄王即位一作君王后以為后生齊王建
王孫賈年十五事閔王王出走失王之處其母曰女
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女暮出而不還則吾倚
閭而望女今事王王出走女不知其處女尚何歸王

孫賈乃

一本添反字

入市中曰淖齒亂齊國殺閔王欲與我

誅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刺而殺之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唯莒即墨不下齊田單以即墨破

燕殺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

三同集無此十字史記有

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士卒多

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曰

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弃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

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

一作

忿不顧燕王之

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

名滅後世無稱非知也故知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

劉錢

勇士不

再劫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

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云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橫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危且一本添齊字弃南陽斷右壤存濟北計必爲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暮年之弊即臣見公之不能得錢劉一作待也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粟腹以百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戮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弊既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弊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暮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

起之兵也能以見於天下矣故爲公計者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三本同一燕王字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群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功名可立也意者曾無意者字史記有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衛續延篤注戰國策云陶陶朱公也衛衛衛富比陶衛公子荆也非也王邵曰魏冉封陶商君姓衛謂此世世稱孤寡錢作寡人與齊久存劉作左齊據右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効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鉤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東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

窮抑幽囚而不出慙耻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為辱人
賤行矣然而管子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
九合諸侯為伍伯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為魯君
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
後出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為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
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知也故去三北之恥
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曾無此三字以為遭齊桓公有天下
朝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
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續別
行小節死小耻也以為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知也故

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耻而立累世
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敝也公其圖之
燕將曰敬聞命矣因罷兵到讀而去故解齊國之圍
救百姓之死仲連之說也

燕攻齊齊破閔王奔莒淖齒殺閔王田單守即墨之
城破燕兵復齊墟襄王為太子徵齊以破燕田單之
立疑齊國之眾皆以田單為自立也襄王立田單相
之過菑水有老人涉菑曾一作菑水而寒出不能行坐於
沙中田單見其寒欲使後車分一本下有字衣無可以分
者單解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
我國乎不早圖恐後之左右顧無人巖下續別本巖字作聲句

絕通鑑

有貫珠者

續元和姓纂引戰國策齊有襄王貫殊則貫姓殊名非貫珠者

呼而問之曰女聞吾言乎對曰聞之王曰女以為何若

對曰王不如因以為己善王

劉曰柰何曰

嘉單之善下令

曰寡人憂民之飢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

單解裘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

之意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善單之善亦王之善已王

曰善乃賜單牛酒嘉其行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

王至朝日宜召田單而揖之於庭口勞之乃布令求百

姓之飢寒者收穀之乃使人聽於閭里聞丈夫之相

與語舉

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澤也

貂勃常惡田單曰安平君小人也安平君聞之故為

酒而召貂勃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生故常見譽

曾一作惡

於朝貂勃曰跖之狗吠堯非貴跖而賤堯也狗固吠

非其主也且今使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而使公

孫子與徐子鬪徐子之狗猶時攫公孫子之腓

錢劉一作

肥而噬之也若乃得去不肖者而為賢者狗豈特攫

其腓

錢劉一作肥

而噬之耳哉安平君曰敬聞命明日任

之於王王有所幸臣九人之屬欲傷安平君相與語

於王曰燕之伐齊之時楚王使將軍將萬人而佐齊

今國已定而社稷已安矣何不使使者謝於楚王王

曰左右孰可九人之屬曰貂勃可貂勃使楚楚王受

而觴之數日不反九人之屬相與語於王曰夫一人

一本下
有之字
身而牽留萬乘者豈不以據勢也哉且安平
君之與王也君臣無禮而上下無別且其志欲為不
善內牧百姓循撫其心振窮補不足布德於民外懷
戎翟天下之賢士陰結諸侯之雄俊豪英其志欲有
為也願王之察之異日而王曰召相單來田單免冠
徒跣肉袒而進退而請死罪五日而王曰子無罪於
寡人子為子之臣禮吾為吾之王禮而已矣貂勃從
楚來王賜諸前酒酣王曰召相田單而來貂勃避席
稽首曰王惡得此亡國之言乎王上者孰與周文王
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下者孰
與齊桓公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

也然則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
以為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且自天地之闢
民人之治曾作始為人臣之功者誰有厚於安平君者
哉而王曰單單惡得此亡國之言乎且王不能守先
王之社稷燕人興師而襲齊墟王走而之城陽之山
中安平君以惴惴之即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敝卒
七千禽其司馬而反千里之齊安平君之功也當是
時也闔城陽而王城陽天下莫之能止然而計之於
道歸之於義以為不可故為棧道木閣而迎王與后
於城陽山中王乃得反子臨百姓今國已定民已安
矣王乃曰單且嬰兒之計不為此王不亟殺此九子

者以謝安平君不然國危矣王乃殺九子而逐其家
益封安平君以夜邑萬戶夜一作劇

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子仲子曰將軍攻狄不能下

也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餘卒破萬

乘之燕復齊墟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

狄三月而不克之也齊嬰見謠曰大冠若箕脩劍拄頤

攻狄不能續去能音泥下壘枯丘續去丘音谿古叶音晁改作壘於梧丘說苑同田單

乃懼問魯仲子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聞其說魯仲

子曰將軍之在即墨坐而織蓐立則丈插為士卒倡曰

可往矣宗廟亡矣云曰一作去尚矣歸於何黨矣續別本無可往當此之

矣宗廟亡矣今日尚矣歸何黨矣叶音往尚聲矣當此之

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若言莫不揮

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

說苑作掖邑之奉西有菑上之虞黃金橫帶而馳乎說苑作馳

聘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者也田

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一作脩城立

於矢石之所乃劉本及援枹鼓之狄人乃下

濮上之事贅子死章子走盼子謂齊王曰不如易餘

糧於宋宋王必說梁氏不敢過宋伐齊齊固弱是以

餘糧收宋也齊國復強雖復責之宋劉添字可不償因

以為辭而攻之亦可齊閔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姓

名為莒大史家庸夫大史敷劉作微女竒法章之狀貌

以為非常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與曾添私焉莒中及齊亡臣相聚求閔王子欲立之法章乃自言於莒共立法章為襄王襄王立以太史氏女為王后生子建太史敦曰女無謀媒一作而嫁者非吾種也汙吾世矣終身不覩君王后劉下更有君賢不以不覩之故失人子之禮也襄王卒子建立為齊王君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以故建立四十有餘年不受兵秦始皇嘗使使者遺君王后玉連環曰齊多知而別本解此環不君王后以示羣臣羣臣不知解君王后引椎椎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及君王后病且卒誠建曰群臣之可用者某建曰請書之君王后曰善取筆牘受

言君王后曰老婦已亡矣君王后死後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玉使賓客入秦皆為變辭勸王朝秦不脩攻戰之備

齊王建入朝於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為立王者為社稷耶為王立王耶王曰為社稷司馬曰為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即墨大夫與一作雍門司馬諫而聽之則以為可一作為謀即入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百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鄆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之眾使收三晉之故地即臨晉之關可以入矣鄆郢大夫不欲為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

戰國策第十四
 齊楚構難宋請中立齊急宋許之子象為楚謂宋
 王一作楚王曰楚以緩失宋將法齊之急也齊以急
 得宋後將常急矣是從齊而攻楚未必利也齊戰勝
 楚勢必危宋不勝是以弱宋干強楚也而令兩萬乘
 之國常以急求所欲國必危矣
 五國約劉作秦呂伐齊昭陽謂楚王曰五國呂破齊秦
 必南圖楚王曰然則奈何對曰韓氏輔國錢集轉國也好
 利而惡難好利可營也惡難可懼也我厚賂之呂利
 其心必營我悉兵呂臨之其心必懼我彼懼吾兵而

戰國策第十四

楚一

高誘注

齊楚構難宋請中立齊急宋許之子象為楚謂宋
 王一作楚王曰楚以緩失宋將法齊之急也齊以急
 得宋後將常急矣是從齊而攻楚未必利也齊戰勝
 楚勢必危宋不勝是以弱宋干強楚也而令兩萬乘
 之國常以急求所欲國必危矣
 五國約劉作秦呂伐齊昭陽謂楚王曰五國呂破齊秦
 必南圖楚王曰然則奈何對曰韓氏輔國錢集轉國也好
 利而惡難好利可營也惡難可懼也我厚賂之呂利
 其心必營我悉兵呂臨之其心必懼我彼懼吾兵而

營我利五國之事必可敗也約絕之後雖勿與地可
楚王曰善乃命大公事之韓見公仲曰夫牛闌之事
馬陵之難親王之所見也王苟無呂五國用兵請効
列城五請悉楚國之衆也呂膺於齊齊之反趙魏之
後而楚果弗與地則五國之事困也

荆

劉一無
荆字

宣王問群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

果誠何如群臣莫對江一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
狐狐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
是逆天帝命也子呂我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
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呂為然故遂與之
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已而走也呂為畏狐也

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
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
虎也

昭奚恤與彭城君議於王前王召江乙而問焉江乙

曰二人之言皆善也臣不敢言其後

一本下更有此
言其後三字

謂慮賢也

邯鄲之難

劉連

昭奚恤謂楚王曰王不如無救趙而呂

強魏魏強其割趙必深矣趙不能聽則必堅守是兩
弊也景舍曰不然昭奚恤不知也夫魏之攻趙也恐
楚之攻其後今不救趙趙有亡形而魏無楚憂是楚
魏共趙也害必深矣何呂兩弊也且魏令兵以深割

趙趙見云形而有有劉知楚之不救已也必與魏合而
呂謀楚故王不如少出兵呂為趙援趙恃楚勁必與
魏戰魏怒於趙之勁而見楚救之不足畏也必不釋
趙趙魏相弊而齊秦應楚則魏可破也楚因使景舍
起兵救趙邯鄲拔楚取睢濊之間

江尹欲惡昭奚恤於楚王而力不能曾下有故為梁

山陽君請封於楚楚王曰諾昭奚恤曰山陽君無功

於楚國不當封江尹因得山陽君與之共惡昭奚恤

魏氏惡昭奚恤於楚王楚王告昭子昭子曰臣朝夕

呂事聽命而魏入吾君臣之間臣大懼臣非畏魏也

夫泄吾君臣之交而天下信之是其為人也近苦矣

夫苟不難為之外豈忘為之內乎臣之得罪無日矣

王曰寡人知之大夫何患

江乙惡昭奚恤謂楚王曰人有以其狗為有執而愛

之其狗嘗溺井其鄰人見狗之溺井也欲入言之狗

惡之當門而噬之鄰人憚之遂不得入言邯鄲之難

楚進兵大梁取曾作矣昭奚恤取魏之寶器呂曾作

居魏知之故昭奚恤常惡臣之見王

江乙欲惡昭奚恤於楚謂楚王曰下比周則上危下

分爭則上安王亦知之乎願王勿忘也且人有好揚

人之善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君子也近之江乙曰有

人好揚人之惡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小人也遠之江乙

曰然則且有子殺其父臣弑其王者而王終已已曾劉作
不知者何也以王好聞人之美而惡聞人之惡也
王曰善寡人願兩聞之

江乙說於安陵君曰君無咫尺之地骨肉之親處尊
位受厚祿一國之衆見君莫不斂衽而拜撫委而服
何以也曰王過舉而已曾已作色不然無呂至此江

乙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呂色交者華落而愛渝
是呂嬖女不敝席寵臣不避軒續不敝席言不久之
意不避是敝字無疑

真誥曰女寵不弊席男愛不
盡輪或出於此軒輪相近今君擅楚國之勢而無

呂深自結於王竊為君危之安陵君曰然則奈何曾
有江乙願君必請從死呂身為殉如是必長得重於

楚國曰謹受令三年而弗言江乙復見曰臣所為君

道至今未效三同未
有效君不用臣之計臣請不敢復見

矣安陵君曰不敢忘先生之言未得間也於是楚王

游於雲夢結駟千乘旌旗蔽日野火之起也若雲蜺

兕虎嗥之聲若雷霆有狂兕牂車依輪而至王親引

弓而射壹發而殪王抽旃旄而柳兕首仰天而笑曰

樂矣今日之游也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矣安

陵君泣數行而進曰臣入則編席出則陪乘大王萬

歲千秋之後願得呂身試錢劉試一作式
曾云又作式黃泉蓐螻

蟻續李善引願得式黃泉蓐螻蟻延叔堅戰國策論
蟻曰為王先用填黃泉為王作蓐以御螻蟻藝文

類聚引安陵君經拭黃泉驅螻蟻新序作經黃泉何如得此樂而樂之王大

說乃封壇為安陵君君子聞之曰江乙可謂善謀安陵君可謂知時矣

江乙為魏使於楚謂楚王曰臣入音聞楚之俗不蔽人之善不言人之惡誠有之乎王曰誠有之江乙曰然則白公之亂得無遂乎誠如是臣等之罪免矣楚王曰何也江乙曰州侯相楚貴甚矣而主斷左右俱曰無有如出一口矣

郢人有獄三年不決者故令請其宅以卜其罪客因為之謂錢客因謂劉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之宅臣願之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不當服罪故其宅不得一作不可得客辭而去昭奚恤已而悔之因謂客曰奚恤得事

公公何為以故與奚恤客曰非用故也曰謂謂曾劉作請而不得有說色非故如何也

城渾出周三人偶行南游於楚至於新城城渾說其令曰鄭魏者楚之災國而秦楚之強敵也鄭魏之弱而楚以上梁應之宜陽之大也楚呂弱新城圍之蒲反平陽相去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安邑不知新城上梁相去五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上梁亦不知也今邊邑之所恃者非江南泗上也故故劉則楚王何不呂新城為主郡也邊邑甚利之新城公大說乃為具駟馬乘車五百金之楚城渾得之遂南交於楚楚王曾錢一果以新城為主郡

韓公叔有齊魏而太子有楚秦以爭國鄭申為楚使於韓矯呂新城陽人子太子楚王怒將罪之對曰臣矯子之以為國也臣為太子得新城陽人呂與公叔爭國而得之齊魏必伐韓韓氏急必懸命於楚又何新城陽人之敢求太子不勝然而不死今將倒冠而至又安敢言地楚王曰善乃不罪也

楚杜赫說楚王以取趙王且予之五大夫而令私行陳軫謂楚王曰赫不能得趙五大夫不可收也得一作是賞無功也得趙而王無加焉是無善也王不如以十乘行之事成予之五大夫王曰善乃以十乘行之杜赫怒而不行陳軫謂王曰是不能得趙也

楚王問於范環續史記作范蛸徐廣一作螺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足以知之王曰吾相一作吾欲相甘茂可

乎范環對曰不可王曰何也曰夫史舉上蔡之監門也如一事君小不如如一事處室呂苛廉聞於世甘茂事之順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好

譖甘茂事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而不可相秦秦之有賢相也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嘗用滑於越而納句章昧之難越亂故楚南察瀨胡而野江東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亂而楚治也今王以用之於越矣而忘之於秦臣以為王鉅速忘矣王若欲置相於秦乎若公孫郝者可夫公孫郝之於秦王親

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被王衣以聽事真大王之相已王相之楚國之大利也

蘇秦為趙合從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大王

天下之賢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

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汾陘錢劉作陘陸之塞郟陽地方

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

之資也夫以楚之強與大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

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南面而朝於章臺之

下矣秦之所害於天下莫如楚楚強則秦弱楚弱則

秦強此其勢不兩立故為王至計莫如從親以孤秦

大王不從親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

若此則鄢郢動矣臣聞治之其未亂為之其未有也

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之早計之大王

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一作奉

大王之明制委社稷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

之大王誠能聽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

美人必充後宮矣趙一作燕代良馬橐他必實於外廐

故從合則楚王橫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

人之名臣竊為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

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橫人皆欲割諸侯之地

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為人臣而割其

主之地以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

顧其禍夫外挾強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
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橫合
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有億兆之數
兩者大王何居焉故弊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
在大王命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
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
於秦患不可與深謀史記集劉下更有無恐反人以入
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未
見勝焉內與群臣謀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
甘味心摇摇如懸旌而無所終薄今君曾作今君欲一
天下安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

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
國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
騎萬疋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嚴以
明將知以武雖無出兵甲席卷常山之險折天下之
脊天下後服者先亡且夫為從者無以異於驅群羊
而攻猛虎也夫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大王不與猛
虎而與群羊竊以為大王之計過矣凡天下強國非
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敵侔交爭其勢不兩立而大
王不與秦秦下甲兵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
取成臯韓必入臣於秦韓入臣錢作秦魏則從風而動
秦攻楚之西韓魏攻其北社稷豈得無危哉且夫約

從者聚群弱而攻至強也夫以弱攻強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驟舉兵此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者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行言其利而不言其害卒有楚曾一作秦禍無及為已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秦西有巴蜀方船積粟起於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餘里舫船劉一作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糧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數雖多不費馬汗之勞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竟陵已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已秦舉甲出之武關南面而攻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恃諸侯之救

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恃弱國之救而忘強秦之禍此臣之所以為大王之患也且大王嘗與吳人五戰三勝而亡之陳陳曾作陣卒盡矣有一本無偏守新城而居民苦矣臣聞之攻大者易危而民弊者怨於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強秦之心臣竊為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甲於函谷關十五年以攻諸侯者陰謀有吞天下之心也楚嘗與秦構一本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通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師襲秦戰於藍田又卻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弊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過一本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也秦下兵攻

衛陽晉必開扃一作晉必大開天下之匈大王悉起

兵集無兵字三同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

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已凡天下所信約從親

堅者蘇秦封為武安君而相燕即陰與燕王謀破齊

共分其地乃佯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

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偽反

覆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也亦

明矣今秦之與楚也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

誠能聽臣臣請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

請以秦女為大王箕箒之妾効萬家之都以為湯沐

之邑長為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擊臣以為計無便

於此者續史記此後有故敝邑秦王使使臣獻書大

王之從車下風須以決事楚王曰楚國僻陋託東海

之上寡人年幼不習國家之長計今上客幸教以明

制寡人聞之敬以國從乃遣使車百乘獻雞駭之犀

夜光之璧於秦王

張儀相秦謂昭雎曰楚無鄢郢漢中有所更得乎曰

無有曰無昭雎陳軫有所更得乎曰無所更得張儀

曰為儀謂楚王逐昭雎陳軫請復鄢郢漢中昭雎歸

報楚王楚王說之有人謂昭雎曰甚矣楚王不察於

爭名者也韓求相工陳籍而周不聽魏求相綦毋恢

而周不聽何以也周是一作周列縣畜我也今楚萬乘之

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儀曰逐君與陳軫而王聽之是楚自行不如周而儀重於韓魏之王也且儀之所行有功名者秦也所欲貴富者魏也欲為攻於魏必南伐楚故攻有道外絕其交內逐其謀臣陳軫夏人也習於三晉之事故逐之則楚無謀臣矣今君能用楚之衆故亦逐之則楚衆不用矣此所謂內攻之者也而王不知察今君何不見臣於王請為王使齊交不絕齊交不絕儀聞之其效鄢郢漢中必緩矣是昭睢之言不信也王必薄之

威王問於莫敖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子

華對曰如華

孫本華作章

不足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無

所聞之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脰決腹壹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有勞其身愁其志以憂社稷者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莫敖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月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者葉公子高身獲於表薄而財於柱國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恢先君以揜方城之外四封不侵名不

挫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曰兵南鄉葉公子
高食田六百畛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
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於柏舉兩御之間夫卒
交莫敖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大息曰嗟乎子乎楚
國亡之月作月一日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扑一人若捽
一人以與大心者也社稷其為庶幾乎故斷脰決腹
壹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
是也昔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
悉屬百姓離散焚冒勃蘇曰吾被堅執銳赴強敵而
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羸糧潛行上崢山
踰深谿蹠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轉晝

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瘖而殫悶旄不知
人秦王聞而走之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
勃蘇乃蘇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焚冒勃蘇對曰臣
非異楚使新造盭焚冒勃蘇吳與楚人戰於柏舉三
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
云且求救秦王願令不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罪
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謂也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
屬之子滿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而大
敗之亦聞於遂浦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焚
冒勃蘇是也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
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給闔於宮唐之上舍闔奔

郢曰若有孤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曾一無大字

負雞一本作雞次之典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

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乱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

大治此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圭田六百

畛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餘豈

悉一作余無君乎遂自弃於磨山漢注引歷山之中至今

無冒故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

續漢李通傳論曰昔蒙穀負書不徇楚難注引戰國策吳楚戰于栢舉蒙穀奔入宮負雞次之典浮江逃

于雲夢之中云云苟利社稷血食王乃大息曰此古

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耶莫敖子華對曰昔者先

君靈王好小要楚七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

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然一作就而不避章聞之其

君好發者其臣挾拾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

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

戰國策卷第十四

戰國策卷第十五

楚二

高誘注

魏相翟強死為甘茂謂楚王曰魏之幾相者公子勁也勁也劉一無也相魏魏秦之交必善秦魏之交定則楚輕矣故王不如與齊約相甘茂於魏齊王好高人以名今為其行人請魏之相齊必喜魏氏不聽交惡於齊齊魏之交惡必爭事楚魏氏聽甘茂與樗里疾質首之讎也而魏秦之交必惡又交重楚也

齊秦約攻楚楚令景翠以六城賂齊一本下有字太子為質昭睢謂景翠曰秦恐且因景鯉蘇厲而效地於楚公出地以取取一作收齊鯉與厲且以收地取秦公

事必敗公不如令王重賂景鯉蘇厲使入秦秦一本下有

齊字恐必不求地而合於楚若齊不求是公與約也

術視伐楚楚令昭鼠以十萬軍漢中昭鼠勝秦於重

丘別本丘蘇厲謂宛公昭鼠曰王欲昭鼠之乘秦也

必分公之兵以益之秦知公兵之分也必出漢中請

為公令辛戎謂王曰秦兵且出漢中則公之兵全矣

四國伐楚楚令昭鼠將以距秦楚王欲擊秦昭侯不

欲相臧為昭鼠謂楚王曰睢戰勝一本下有秦字三國惡楚

之強也恐秦之變而聽楚也必深攻楚以勁秦秦王

怒於戰不勝必悉起而擊楚是王與秦相罷而以一本

無以利三國也戰不勝秦秦進兵而攻不如益昭鼠

之兵令之示秦必戰秦王惡與楚相弊而令天下秦

可以少割而收害也秦楚之合而燕趙魏不敢不聽

三國可定也

楚懷王拘張儀將欲殺之靳尚為儀謂楚王曰拘張

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之無秦也楚必輕矣又謂王

之幸夫人鄭懷曰子亦自知且賤於王乎鄭懷曰何

也尚曰張儀者秦王之忠信有功臣也今楚拘之秦

王欲出之秦王有愛女而美又簡擇宮中佳翫麗好

翫習音者以權從之資之金玉寶器奉以上庸六縣

為湯沐邑欲因張儀內之楚王楚王必愛秦女依強

秦以為重挾寶地以為資勢為王妻以臨于楚王惑

於虞樂必厚尊敬親愛之而忘子子益賤而日疏矣
鄭懷曰願委之於公為之奈何曰子何不急言王出
張子張子得出德子無已時秦女必不來而秦必重
子子內擅楚之貴外結秦之交畜張子以為用子之
子孫必為楚太子矣此非布衣之利也鄭懷遽說楚
王出張子

楚王將出張子恐其敗作欺一已也靳尚謂楚王曰臣
請隨之儀事王不善臣請殺之楚小臣靳尚之仇也
謂張旄曰以張儀之知而有秦楚之用君必窮矣君
不如使人微要靳尚而刺之楚王必大怒儀也彼儀
窮則子重矣楚秦相難則魏無患矣張旄果令人要

靳尚刺之楚王大怒秦構兵而戰秦楚爭事魏張旄
果大重

秦敗楚漢中楚王入秦秦王留之游騰為楚謂秦王
曰王挾楚王而與天下攻楚則傷行矣不與天下共
攻之則失利矣王不如與之盟而歸之楚王畏必不
敢倍盟王因與三國攻之義也

楚襄王為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
而歸齊王隘之予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子不予我
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傳請追而問傳傳慎子曰獻之
地所以為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之便
便一作使太子入致命齊王曰敬獻地五百里齊王

歸楚太子太子歸即位為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於楚楚王告慎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為之奈何慎子曰王明日朝群臣皆令獻其計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寡人之得求反王墳墓復群臣歸社稷也以東地五百里許齊齊令作令一使來求地為之奈何子良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玉聲許強萬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子良出昭常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為之奈何昭常曰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地大為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戰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臣故曰勿與

常請守之昭常出景鯉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為之奈何景鯉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王身出玉聲許萬乘之強齊也而不與負不義於天下楚亦不能獨守曾圈去以上二十七字臣請西索救於秦景

鯉出慎子入王以三大夫計告慎子曰子良見寡人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常見寡人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鯉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索救於秦寡人誰用於三子之計慎子對曰王皆用之王怫然作色曰何謂也慎子曰臣請效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王發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里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為大

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
西索救於秦王曰善乃遣子良北獻地於齊遣子良
之明日立昭常為大司馬使守東地又遣景鯉西索
救於秦子良至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
曰我典主東地且與死生悉五尺至六十三十餘萬
弊甲鈍兵願承下塵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今
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弊邑之王是常矯也
王攻之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疆秦以五
十萬臨齊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之
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不然則願待戰齊王
恐焉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齊患士卒不用東

地復全

女阿謂蘇子曰秦栖別本楚王危太子者公也今
作西楚王歸太子南公必危公不如令人謂太子曰蘇子
知太子之怨已也必且務不利太子太子不如善蘇
子蘇子必且為太子入矣蘇子乃令人謂太子太子
復請善於蘇子

戰國策卷第十五

戰國策卷第十六

楚三

高誘注

蘇子謂楚王曰仁人之於民也愛之以心事之以善言孝子之於親也愛之以心事之以財忠臣之於君也必進賢人以輔之今王之大臣父兄好傷賢以為資厚賦斂諸臣百姓使王見疾於民非忠臣也大臣播王之過於百姓多賂諸侯以王之地是故退王之所愛亦非忠臣也是以國危臣願無聽群臣之相惡也慎大臣父兄用民之所善節身之嗜欲以百姓人臣莫難於無妬而進賢為主死易垂沙之事死者以千數為主辱易自令尹以下事王者以千數至於無

妬而進賢未見一人也故明王之察其臣也必知其
無妬而進賢也賢之事其主也亦必無妬而進賢夫
進賢之難者賢者用且使已廢貴且使已賤故人難
之

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乎王談卒辭而行楚王曰寡
人聞先生若聞古人今先生乃不遠千里而臨寡人
曾不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之食貴於玉薪貴於
桂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帝今令臣食玉
炊桂因鬼見帝王曰先生就舍寡人聞命矣

楚王逐張儀於魏陳軫曰王何逐張子曰為臣不忠
不信曰不忠王無以為臣不信王勿與為約且魏臣
不忠不信於王何傷忠且信於王何益逐而聽則可
若不聽是王令困也且使萬乘之國免其相是城下
之事也

張儀之楚貧舍人怒而歸張儀曰子必以衣冠之敝
故欲歸子待我為子見楚王當是之時南后鄭襄貴
於楚張子見楚王楚王不說張子曰王無所用臣
臣請比見晉君楚王曰諾張子曰王無求於晉國乎
王曰黃金珠璣犀象出於楚寡人無求於晉國張子
曰王徒不好色耳王曰何也張子曰彼鄭周之女粉
白墨黑別本作黛黑立於衢閭非知而見之者以為神楚
王曰楚僻陋之國也未嘗見中國之女如此其美也

寡人之獨何為不好色也乃資之以珠玉南后鄭褒
聞之大恐令人謂張子曰妾聞將軍之晉國偶有金
千斤進之左右以供芻秣鄭褒亦以金五百斤張子
辭楚王曰天下關閉不通未知見日也願王賜之觴
王曰諾乃觴之張子中飲再拜而請曰非有他人於
此也願王召所便習而觴之王曰諾乃召南后鄭褒
而觴之張子再拜而請曰儀有死罪於大王王曰何
也曰儀行天下徧矣未嘗見人如此其美也而儀言
得美人是欺王也王曰子釋之吾固以為天下莫若
是兩人也

楚王令昭睢之秦重張儀未至惠王死武王逐張儀

楚王因收昭睢以取齊相臧為睢謂楚王曰橫親之
不合也儀貴惠王而善睢也今惠王死武王立儀走
公孫郝甘茂貴甘茂善魏公孫郝善韓二人固不善
睢也必以秦合韓魏韓魏之重儀儀有秦而睢以楚
重之今儀困秦而睢收楚韓魏欲得秦必善二人者
一本有兩將收韓魏輕儀而伐楚方城必危王不如
二人字復睢而重儀於韓魏儀據楚勢挾魏重以與秦爭魏
不合秦韓韓三同亦不從則方城無患

張儀逐惠施於魏惠子之楚楚王受之馮郝謂楚王
曰逐惠子者張儀也而王親與約是欺儀也臣為王
弗取也惠子為儀者來而惡王之交於張儀惠子必

弗行也且宋王之賢惠子也天下莫不聞也今之不
善張儀也天下莫不知也今為事之故棄所貴於讎
人臣以為大王輕矣且為事耶王不如舉惠子而納
之於宋而謂張儀曰請為子勿納也儀必德王而惠
子窮人而王奉之又必德王此不失為儀之實而可
以德惠子楚王曰善乃奉惠子而納之宋

五國伐秦魏欲和使惠施之楚楚將入之秦而使行
和杜赫謂昭陽曰凡為伐秦者楚也今施以魏來而
公入之秦是明楚之伐而信魏之和也公不如無聽
惠施而陰使人以請聽聽劉德秦昭子曰善因謂惠施
曰凡為攻秦者魏也今子從楚為和楚得其利魏受

其怨子歸吾將使人因魏而和惠子反魏王不說杜
赫謂昭陽曰魏為子先戰折兵之半謁病不聽請和
不得魏折而入齊秦子何以救之東有越纍北無晉
而交未定於齊秦是楚孤也不如速和昭子曰善因
令人謁和於魏

陳軫告楚之魏張儀惡之於魏王曰軫猶善楚為求
地甚力左爽謂陳軫曰儀善於魏王魏王甚信之公
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呂儀之言為資而得復
楚陳軫曰善因使人以儀之言聞於楚楚王喜欲劉作
果復之

秦伐宜陽楚王謂陳軫曰寡人聞韓侈巧士也習諸

侯事殆能自免也為其必免吾欲先據之呂加德焉
陳軫對曰舍之王勿據也以韓侈之知於此困矣今
山澤之獸無黠於麋麋知獵者張罔前而驅已也因
還走而冒人至數獵者知其詐偽舉罔而進之麋因
得矣今諸侯明知此多詐偽舉罔而進者必眾矣舍
之王勿據也韓侈之知於此困矣楚王聽之宜陽果
拔陳軫先知之也

唐且見春申君曰齊人飾身修行得為益然臣羞而
不學也不避絕江河行千餘里來竊慕大君之義而
善君之業臣聞之賁諸懷錐刃而天下為勇西施衣
褐而天下稱羨今君相萬乘之楚禦中國之難所欲
者不成所求者不得臣等少也夫梟棊一無棊字之所以
能為者以散棊佐之也夫一梟之不如劉無不勝
五散亦明矣今君何不為天下梟而令臣等為散乎

戰國策卷第十六

戰國策卷第十七

楚四

高誘注

或謂楚王曰臣聞從者欲合天下以朝大王臣願大
 王聽之也夫因訕為信舊患有成勇者義之攝禍為
 福裁少為多知者官之夫報報之反墨墨之化唯大
 君能之禍與福相貫生與亡為鄰不偏於死不偏於
 生不足呂載載一作戴大名無所冠艾不足以橫世夫秦
 捐德絕命之日久矣而天下不知今夫橫人噬口利
 機上干主心下車百姓公舉而私取利是以國權輕
 於鴻毛而積禍重於丘山

魏王遺楚王美人楚王說之夫人鄭瓌知王之說新

人也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為之宮室卧
具擇其所善善一作喜而為之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
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褒知寡人之說
新人也其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事親忠臣
之所事君也鄭褒知王已為不妬也因謂新人
曰王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鼻子為見王則必擗子
鼻新人見王因擗其鼻王謂鄭褒曰夫新人見寡人
則擗其鼻何也鄭褒曰妾知也王曰雖惡必言之鄭
褒曰其似惡聞君王之臭也王曰悍哉令劓之無使
逆命

楚王后死未立后也謂昭魚曰公何以不請立后也

昭魚曰王不聽是知困而交絕於后也然則不買五
雙珥令其一善而獻之王明日視善珥所在因請立之

莊辛謂楚襄王

荀子莊辛謂楚莊王

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

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
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為楚國祿祥乎莊
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非敢以為國祿祥也君王
卒幸四子者不襄楚國必亡矣臣請辟於趙淹留以
觀之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
地襄王流擗於城陽於是使人發騶徵莊辛於趙莊
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
至於此為之奈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菟而顧

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臣聞昔湯武以
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
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
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蚤蝨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
之，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
調鉛膠絲，加已乎四仞之上，而下為螻蟻食也。蜻蛉
其小者也。黃雀因是，呂俯囓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
翼，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
彈，右攝丸，將加已乎十仞之上，呂其類為招晝游乎
茂樹，夕調乎酸醎，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三同集無以上
十字曾本云一夫雀一本夫黃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

游於江海，淹乎大沼，俯囓鱖鯉，仰嚙陵衡，奮其六翮
而凌清風，颺搖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
知夫射者方將脩其矰，盧治其繒，繳將加已乎百仞
之上。彼礚礚續礚補左補何二引微繳，折清風而抔
矣。故晝游乎集一無江河，夕調乎集一無鼎鼎。夫黃
鵠其小者也。蔡聖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
乎巫山，飲茹谿流。續後語飯茹溪之食湘波之魚，
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
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宣王，繫已以三同無以
字朱絲而見之也。蔡聖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
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輩一無此從鄢陵君與壽陵

君飯封祿之粟而戴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為事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黽塞之內而投已乎黽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慄於是乃以一本無執珪而授之為曾之上有封陽陵君與淮北之地也

齊明說卓滑以伐秦滑不聽也齊明謂卓滑曰明之來也為樗里疾卜交也明說楚大夫以伐秦皆受明之說也唯公弗受也臣有辭以報樗里子矣卓滑因重之

或謂黃齊曰人皆以謂公不善於富摯公不聞老萊子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其齒一本下之堅也六

十而盡相靡也今富摯能而公重不相善也是兩盡也諺曰見君之乘下之見杖起之今也王愛富摯而公不善也是不臣也

長沙之難楚太子橫為質於齊楚王死薛公歸太子橫因與韓魏之兵隨而攻東國太子懼昭蓋曰不若令屈署以新東國為和於齊以動秦秦恐齊之敗東國而令行於天下也必將救我太子曰善遽令屈署以東國為和於齊秦王聞之懼令辛戎告楚曰母與齊東國吾與子出兵矣

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

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謁者曰可食臣故
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
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
欺王王乃不殺

客說春申君曰湯呂亳武王呂鄙皆不過百里以有
天下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籍之呂百里勢臣竊呂
為不便於君何如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孫
子去之趙趙以為上卿續荀子未嘗為上卿後語作上客當是客又說
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
入齊魯弱而齊強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尊國
未嘗不榮也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何辭之春申君

又曰善於是使人請孫子於趙孫子為書謝曰癘人

憐王

續韓非子諫曰癘憐王

此不恭之語也雖然不可不審察

也此為劫弑死亡之主言也夫人王年少而矜材無
法術以知奸則大臣主斷國私以禁誅於己也故弑
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春秋戒之曰楚王
子圍聘於鄭未出竟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
殺之因自立也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帥其
君黨而攻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
杼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牆射中其股遂殺之而立
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於沙丘百日
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縣於其廟梁宿夕而

死夫癘雖癰腫胞疾上比前世未至絞纓射股下比近代未至擢筋而餓死也夫劫絀死云之主也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於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也因為賦曰續亦見荀子賦寶珍隋珠不知佩兮韓詩外傳布作禕孫與絲不知異兮閭姝子奢莫知媒兮嫫母求之又甚喜之兮以瞽為明以聾為聰以是為非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也天下合合曾舍從趙使魏加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之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異日者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為王

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間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群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至也聞弦音引而高飛故瘡墮也今臨武君嘗為秦孽不可為拒秦之將也

汗明見春申君候問一作候間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君大說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先生大息矣汗明慄慄焉曰明願有問君而恐固不審君之聖孰與堯也春申君曰先生過矣臣何足以當堯汗明曰然則君料臣孰與舜春申君曰先生即舜

也汗明曰不然臣請為君終言之君之賢實不如堯
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
也今君一時而知臣是君聖於堯而臣賢於舜也春
申君曰善召門吏為汗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汗明
曰君亦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大行蹄
申膝折尾湛肘潰漉汁灑地白汗交流中阪一作外遷
延負轆不能上續索隱引戰國策改棘作轆伯樂遭之下車攀而
哭之解紵衣以罽幕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
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今僕之
不肖阨於州部堀穴三同堀上有陪字窮巷沈淪鄙俗之日
久矣君獨無意湔音薦拔僕也使得為君高鳴屈於梁

乎

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
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
宜子恐又曾又無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為舍人已而
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狀對曰齊王遣使求臣
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聘入乎對曰未
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園乃一進其女
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一有身園乃與其女弟謀
園女弟承間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
如今君相楚王一無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
將更立兄弟即楚王更立彼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

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
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奈何一無奈字以保相印江東之
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之幸君未久誠
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而有男
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封盡一無盡字可得孰與其臨
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園女弟謹舍而言
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為太子以李園
女弟立為王后楚王貴李園李園用事李園既入其
女弟為王后子為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
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續越絕記昔楚考烈王相
於春申君我得見於春申君徑得幸於王矣園曰春

申君貴人也千里佐吾胡敢託言女環曰即不見我
汝求謂於春申君才人告有遠道客因請歸待之彼
必問汝汝家何等遠道客者因對曰園有女弟何能
使使來求之園才人使告園也彼必問汝女弟何能
對曰能鼓音讀詩書通一經故彼必見我園曰諾明
日辭春申君才人有遠道客請歸待之春申君果問
汝家何等遠道客對曰園有女弟魯相聞之使使來
求之春申君曰何能對以鼓音讀詩書通一經春申
君曰可得見乎園曰吾辭於春申君與我明日夕於
歸告女弟環曰宜先供待之春申君到園人呼女環
女環昏女環至大縱酒鼓琴曲未終春申君重言善
黃昏女環至大縱酒鼓琴曲未終春申君重言善女
環鼓琴而歌春申君大悅留宿明日春申君重言善
曰妾聞琴而歌春申君大悅留宿明日春申君重言
聞之君上負於王使妾兄下負於夫人為之奈何無
也皆諾與女環通未終月矣可見妾於春申君幸
即王公也何為而佐乎君試念之春申君曰諾念之
五日而道之邦中有好女中相呼屬嗣者烈王曰諾
即召而可之烈王大喜取之十月產子男烈王死幽
王嗣立女環使園相春申君相之三年然後告園以

戰國策卷之二十一

長文反

吳封春申君使備東邊園曰諾即封春申君於吳幽
王後懷王使張儀詐殺之懷王子頃襄王秦始皇帝
使王剪滅之越絕書又云春申君楚考烈王相也烈
王死幽王立封春申君於吳三年幽王徵春申君為
楚令尹春申君自使其子親為假君治十一年幽而
王徵假君與春申君并殺之二君治吳九十四年而
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楚二十五年考烈王病
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無妄之福又有無妄之禍今
君處無妄之世以事無妄之主安不有無妄之人乎
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
名為相國實一本實下有如字楚王也五子皆相諸侯今王
疾甚旦暮且崩太子衰弱疾而不起而君相少主因
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
稱孤因而有楚國此所謂無妄之福也春申君曰何

謂無妄之禍曰李園不治國錢劉下王之舅也不為
兵將而陰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崩李園必先入據
本議制斷君命秉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無妄之
禍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人曰君先仕臣為郎中
君王崩李園先入臣請為君剗其腦殺之此所謂無
妄之人也春申君曰先生置之勿復言已李園軟弱
人也僕又善之又何至此朱英恐乃云去後十七日
楚考烈王崩李園果先入置死士止於棘門之內春
申君後入止棘門園死士夾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
棘門外於是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
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為楚幽王

也是歲秦始皇立九年矣嫪毐亦為亂於秦覺夷三族而呂不韋廢

虞卿謂春申君曰臣聞之春秋於安思危危則慮安今楚王之春秋高矣而君之封地不可不早定也為主君慮封者莫如遠楚秦孝公封商君孝公死而後不免殺之秦惠王封冉子惠王死而後王奪之公孫鞅功臣也冉子親姻也然而不免奪死者封近故也太公望封於齊邵公奭封於燕為其遠王室矣今燕之罪大而趙怒深故君不如北兵以德趙踐亂燕以定身封此百代之一時也君曰所道攻燕非齊則魏魏齊新怨楚楚君雖欲攻燕將道何哉對曰請令魏

王可君曰何如對曰臣請到魏而使所以信之廼謂魏王曰夫楚亦強大矣天下無敵乃且攻燕魏王曰鄉也子云天下無敵今也子云乃且攻燕者何也對曰今為馬多力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何也夫千鈞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強大則有矣若越趙魏而鬪兵於燕則豈楚之任也我一作我非楚之任而楚為之是敝楚也敝楚見強魏也一本敝楚見強魏也其於王孰便也曾云此下恐欠

戰國策卷第十七

續越絕書隋經籍志稱為子貢作今雜記秦漢事

疑後人所孱不敢盡信史記戰國策列女傳不載
女環之名止見於此其畫策終始信如此皆出於
女環尤為異也至言烈王死後李園相春申君方
封於吳又立其子為假君皆與史記國策不合聊
記于此以廣異聞

戰國策卷第十八

趙一

高誘注

知伯從韓魏兵以攻趙圍晉陽而水之城下不沉者

三板邾疵

元和姓纂邾已姓青陽氏之後趙有邾疵

謂知伯曰韓魏之君

必反矣知伯曰何以知之邾疵曰以其人事知之夫從

韓魏之兵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

四本無勝趙二

字而三分其地今城不沒者三板曰竈生鼃人馬相食

城降有日而韓魏之君無憙志而有憂色是非反如何也

明日知伯以告韓魏之君曰邾疵言君之且反也韓

魏之君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今且將拔矣夫三

錢劉作二家雖愚不棄美利於前背信盟之約而為危難不

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為趙計矣使君疑二主之心而解於攻趙也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為君惜之趨而出却疵謂知伯曰君又何以疵言告韓魏之君為知伯曰子安知之對曰韓魏之君視疵端而趨疾却疵知其言之不聽請使於齊知伯遣之韓魏之君果反矣知伯帥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氏滅之休數年使人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夫知伯之為人也好利而執復四本只作復劉作復來請地不與必加兵於韓矣君其與之與之彼狃又將請地於他國他國不聽必鄉之以兵然則韓可以免於患難而待事之變康子曰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一於知伯知伯說又

使人請地於魏魏宣子欲勿與趙葭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知伯也然則其錯兵於魏必矣不如與之宣子曰諾因使人致萬家之邑一於知伯知伯說又使人之趙請蔡臯狼之地趙襄子弗與知伯因陰結韓魏將以伐趙趙曾錢無下趙字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知伯之為人陽親而陰疏三使韓魏而寡人弗與焉其移兵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閼安于簡主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尹澤循曾錢皆作脩之其餘政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君曰諾乃使延陵王將車騎先之晉陽君因從之至行城郭案府庫視倉廩召張孟

談曰吾城郭之完府庫足用倉廩實矣無矢奈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狄蒿苦楚磨之其高至丈餘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箇路之勁不能過也君曰足矣吾銅少若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為柱質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君曰善號令以定備守以具三國之兵乘晉陽城遂戰三月不能拔因舒軍而圍之決晉水而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卒病羸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城力盡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如張孟談曰臣聞之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

為貴知士也君釋此計勿復言也臣請見韓魏之君襄子曰諾張孟談於是陰見韓魏之君曰臣聞晉亡則齒寒今知伯帥二國之君伐趙趙將亡矣亡則二君為之次矣二君曰我知其然夫知伯為人也鹿中而少親我謀未遂而知則其禍必至為之奈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即與張孟談陰約三軍與之期曰夜遣入晉陽張孟談以報襄子襄子再拜之張孟談因朝知伯而出遇知過知一
果去轅門之外知過入見知伯曰二主殆將有變君曰何如對曰臣遇張孟談於轅門之外其志矜其行高知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三分其

地寡人所親之必不欺也子釋之勿出於口知過出見二主入說知伯曰二主色動而意變必背君不如令殺之知伯曰兵着晉陽三年矣旦暮當拔之而饗其利乃有他心不可子慎勿復言知過曰不殺則遂親之知伯曰親之奈何知過曰魏宣子之謀臣曰趙葭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是皆能移其君之計君其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不變而君得其所欲矣知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知過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為輔氏遂去不見張孟談聞之入見襄子曰臣遇知過於

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入見知伯出更其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襄子曰諾使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曰夜期殺守堤之吏而決水灌知伯軍知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知伯軍而禽知伯知伯身死國亡地分為天下笑此貪欲無厭也夫不聽知過亦所以亡也知氏盡滅唯輔氏存焉

張孟談既固趙宗廣封疆發五百乃稱簡之塗以告襄子曰昔者前國地君之御有之曰五百之所以致天下者約兩主勢能制臣無令臣能制主故貴為列侯者不令在相位自將軍以上不為近大夫今臣之

名顯而身尊權重而衆服臣願捐功名去權勢以離衆襄子恨然曰何哉吾聞輔主者名顯功大者身尊任國者權重信忠在已而衆服焉此先聖之所以集國家安社稷乎劉改也子何爲然張孟談對曰君之所言成功之美也臣之所謂持國之道也臣觀成事聞往古天下之美同臣主之權均之能美未之有也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君若弗圖則臣力不足愴然有決色襄子去之臥三日使人謂之曰晉陽之政臣下不使者何如對曰死僂張孟談曰左司馬見使於國家安社稷不避其死以成其忠君其行之君曰子從事乃許之張孟談便厚以便名納地釋事以去權尊

而耕於負親之丘故曰賢人之行明王之政也耕三年韓魏齊燕負親以謀趙襄子往見張孟談而告之曰昔者知氏之地趙氏分則多十城復來而今諸侯孰謀我爲之奈何張孟談曰君其負劍而御臣以之國舍臣於廟授吏大夫臣試計之君曰諾張孟談乃行其妻之楚長子之韓次子之魏少子之齊四國疑而謀敗晉畢陽之孫豫讓始事范中行氏而不說去而就知伯知伯寵之及三晉分知氏趙襄子最怨知伯而將其頭以爲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己者容吾其報知氏之讎矣乃變姓名爲刑人入宮塗廁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

執問塗者則豫讓也刃其扞曾本作扞曰欲為知伯報讎左右欲殺之趙襄子曰彼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且知伯已死無後而其臣至為報讎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之豫讓又漆身為厲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為乞人而往乞其妻不識曰狀貌不似吾夫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為啞變其音其友謂之曰子之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否以子之才而善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子之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乃笑而應之曰是為先知報後知為故君賊新君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矣凡吾所謂為此者以明君臣之義非從易也且夫委質

而事人而求弒之是懷二心以事君也吾所為難亦將以愧天下後世人臣懷二心者居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所當過橋下襄子至橋而馬驚襄子曰此必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於是趙襄子面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知伯滅范中行氏而子不為報讎反委質事知伯知伯已死子獨何為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以眾人遇臣臣故眾人報之知伯以國士遇臣臣故國士報之襄子乃喟然嘆泣曰嗟乎豫子劉去豫字子之為知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以足矣子自為計寡人不舍子使兵環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

以成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故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非所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義之乃使使者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呼天擊之錢無呼天二字劉作呼天而擊之曰而可以報知伯矣遂伏劍而死死之日趙國之士聞之皆為涕泣續云司馬貞引戰國策衣盡血襄子回車之輪未周而亡此不言衣出血者太史公恐涉恠妄故略之耳今本無此乃後人所刪說苑襄子自置車庫中水漿不入口三日以禮豫讓

魏文侯借道於趙攻中山趙侯將不許趙利曰過矣魏攻中山而不能取則魏必罷罷則趙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矣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趙也君不如許之許之大勸彼將知矣劉無矣字利之也

必輟君不如借之道而示之不得已

秦韓圍梁燕趙救之謂山陽君曰秦戰而勝三國秦必過周韓而有梁三國而勝秦三國之力雖不足以攻秦足以拔鄭計者不如搆三國攻秦

腹擊為室而鉅荆敢言之主謂腹子曰何故為室之鉅也腹擊曰臣羈旅也爵高而祿輕宮室小而帑不眾主雖信臣百姓皆曰國有大事擊必不為用今擊之鉅宮曾改作室將以取信於百姓也主君曰善

蘇秦說李兌曰雒陽元和姓纂洛陽蘇秦之後今無聞乘軒車蘇秦家貧親老無罷車駑馬桑輪蓬篚羸旆負書擔橐觸塵埃蒙霜露越漳河足重繭日百而舍造外闕願見

於前口道天下之事李允曰先生以鬼之言見我則
可若以人之事允盡知之矣蘇秦對曰臣固以鬼之
言見君非以人之言也李允見之蘇秦曰今日臣之
來也暮後郭門藉席無所得寄宿人田中傍有大叢夜
半土梗與木梗鬪曰汝不如我我者曾去者字乃土也使
我逢疾風淋雨壞沮乃復歸土今汝非木之根則木
之枝耳汝逢疾風淋雨漂入漳河東流至海汜濫無
所止臣竊以為土梗勝也今君殺主父而族之君之
立於天下危於累卵君聽臣計則生不聽臣計則死
李允曰先生就舍明日復來見允也蘇秦出李允舍
人謂李允曰臣竊觀君與蘇公談也其辯過君其博

過君君能聽蘇公之計乎李允曰不能舍人曰君即
不能願君堅塞兩耳無聽其談也明日復見終日談
而去舍人出送蘇君蘇秦謂舍人曰昨日我談粗而
君動今日精而君不動何也舍人曰先生之計大而
規高吾君不能用也乃我請君塞兩耳無聽談者雖
然先生明日復來吾請資先生厚用明日來抵掌而
談李允送蘇秦明月之珠和氏之璧黑貂之裘黃金
百鎰蘇秦得以為用西入於秦

趙收天下且以伐齊蘇秦為齊上書說趙王曰臣聞
古之賢君德行非施於海內也教順慈愛非布於萬
民也祭祀時享非當於鬼神也甘露降風雨時至農

夫登年穀豐盈衆人喜之而賢主惡之今足下功力
非數痛加於秦國而怨毒積惡非曾深凌於韓也曾本非素深於
韓齊也臣竊外聞大臣及下吏之議皆言主前專據以秦爲愛
趙而憎韓臣竊以事觀之秦豈得愛趙而憎韓哉欲
亡韓吞兩周之地故以韓爲餌先出聲於天下欲鄰
國聞而觀之也恐其事不成故出兵以佯示趙魏恐
天下之驚覺故微韓以貳之恐天下疑已故出質以
爲信聲德於與國而實伐空韓臣竊觀其圖之也議
秦以謀計必出於是且夫說士之計皆曰韓亡三川
魏滅晉國恃韓未窮而禍及於趙且物固有勢異而
患同者又有勢同而患異者昔者楚人久伐而中山

亡今燕盡韓之河南距沙丘而至鉅鹿之界三百里
距於扞關至於榆中千五百里秦盡韓魏之上黨則
地與國都邦屬而壤挈者七百里秦以三軍強弩坐
羊唐之上即地去邯鄲二十里且秦以三軍攻王之
上黨而危其北則句注之西非王之有也今魯句注
禁常山而守三百里通於燕之唐曲吾此代馬胡駒
不東而崑山之玉不出也此三寶者又非王之有也
今從於彊秦國之伐齊臣恐其禍出於是矣昔者五
國之王嘗合橫而謀伐趙叅分趙國壤地著之盤盂
屬之讎柞五國之兵有日矣韓乃西師以禁秦國使
秦發令素服而聽反温枳一作根柔高平於魏反三公什

清

續云史記改三公什清作亞分先俞

於趙此王之明知也夫韓事趙

宜正為上交今乃以抵罪取伐臣恐其後事王者之

不敢自必也今王收天下必以王為得韓危曾作社

稷以事王天下必重王然則韓義王以天下就之下

至韓慕王以天下收之是一世之命制於王已臣願

大王深與左右群臣卒計而重謀先事成慮而熟圖

之也

此段與史記文多不同蓋訛謬當用史記全篇觀之

齊攻宋奉陽君不欲客謂奉陽君曰君之春秋高矣

而封地不定不可不熟圖也秦之貪韓魏危衛楚正

中山之地薄宋罪重齊怒深殘伐亂宋定身封德強

齊此百代之一時也

秦王謂公子他曰昔歲殺下之事韓為中軍以與諸

侯攻秦韓與秦接壤壤界其地不能千里展轉不可

約日者秦楚戰於藍田韓出銳師以佐秦秦戰不利

因轉與楚不固信盟唯便是從韓之在我心腹之疾

吾將伐之何如公子他曰王出兵韓韓必懼懼則可

以不戰而深取割王曰善乃起兵一軍臨滎陽一軍

臨太行韓恐使陽城君入謝於秦請效上黨之地以

為和令韓陽告上黨之守靳黈曰秦起二軍以臨韓

韓不能有今王令韓興兵以上黨入和於秦使陽言

之太守太守其效之靳黈曰人有言挈瓶之知不失

守器王則有令而臣太守雖王與子亦其猜焉臣請

悉發守以應秦若不能卒則死之韓陽趨以報王王
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與是欺之也乃使馮亭
代靳黈馮亭守三十日陰使人請趙王曰韓不能守
上黨且以與秦其民皆不欲為秦而願為趙今有城
市之邑七十願拜內之於王唯王才之趙王喜召平
原君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吏民不
欲為秦而皆願為趙今馮亭令使者以與寡人何如
趙豹對曰臣聞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義
何謂無故乎對曰秦蠶食韓氏之地中絕不令相通
故自以為坐受上黨也且夫韓之所以內趙者欲嫁
其禍也秦被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於

小弱而小弱顧能得之強大乎今王取之可謂有故
乎且秦以牛田錢劉水通糧其死士皆列之於上地

令嚴政行不可與戰王自圖之王大怒曰夫用百萬
之衆攻戰三本同踰年歷歲未見一城也今不用兵

而得城七十何故不為趙豹出王召趙勝趙禹而告
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今其守以與寡人有城市之邑
七十二人對曰用兵踰年未見一城今坐而得城此
大利也乃使趙勝往受地趙勝至曰敝邑之王使使
者臣勝太守有詔使臣勝謂曰請以三萬戶之都封
太守千戶封縣令諸吏皆益爵三級民能相集者賜
家六金馮亭垂涕而勉曰是吾處三不義也為主守

地而不能死而以與人不義一也主內之秦不順主命不義二也賣主之地而食之不義三也辭封而入韓謂韓王曰趙聞韓不能守上黨今發兵已取之矣韓告秦曰趙起兵取上黨秦王怒令公孫起王齎以兵遇趙於長平

蘇秦為趙王使於秦反三日不得見謂趙王曰秦乃

者過柱山有兩木焉一蓋呼侶一蓋哭問其故

一本秦問其故

對曰吾已大矣年已長矣吾苦夫匠人且以繩墨案規矩刻鏤我一蓋曰此非吾所苦也是故吾事也吾所苦夫鐵鉛然自入而出夫人者今臣使於秦而三日不見無有謂

集錢劉作為

臣為鐵鉛者乎

甘茂為秦約魏以攻韓宜陽又北之趙冷向謂強國曰不如令趙拘甘茂勿出以與齊韓秦市齊王欲求救宜陽必效縣狐氏韓欲有宜陽必以路涉端氏賂趙秦王欲得宜陽不愛名寶且拘茂也且以置公孫赫樗里疾

謂皮相國曰以趙之弱而據之建信君涉孟之讎然者何也以從為有功也齊不從建信君知從之無功建信者一作君安能以無功惡秦哉不能以無功惡秦則且出兵助秦攻魏以楚趙分齊齊則強畢矣建信春申從則無功而惡秦秦分齊齊亡魏則有功而善秦故兩君者奚擇有功之無功為知哉

或謂皮相國曰魏殺呂遼而衛兵亡其北一作比陽而梁危河間封不定而齊危文信不得志三晉倍之憂也今魏恥未滅趙患又起文信侯之憂大矣齊不從三晉之心疑矣憂大者不計而精心疑者事秦急秦魏之構不待割而成秦從楚魏攻齊獨吞趙齊趙必俱亡矣

趙王封孟嘗君以武城孟嘗君擇舍人以為武城吏而遣之曰鄙語豈不曰借車者馳之借衣者被叶平聲音之哉皆對曰有之孟嘗君曰文甚不取也夫所借衣車者非親友則兄弟也夫馳親友之車被兄弟之衣文以為不可今趙王不知文不肖而封之以武城願

大夫之往也毋伐樹木毋發屋室訾然使趙王悟而知文也謹使可全而歸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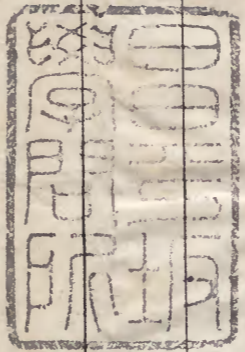
謂趙王曰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而秦強此天下之所明也秦之有燕而伐趙有趙而伐燕有梁而伐趙有趙而伐梁有楚而伐韓有韓而伐楚此天下之所明見也然山東不能易其路兵弱也弱而不能相壹是何楚之知山東之愚也是臣所為山東之憂也虎將即禽禽不知虎之即已也而相關兩罷而歸其死於虎故使禽知虎之即已決不相關矣今山東之主不知秦之即已也而尚相關兩敝而歸其國於秦知不如禽遠矣願王熟慮之也今事有可急者秦之欲

伐韓梁東闕於周室甚惟寐亡劉本作忘之今南攻楚者惡三晉之大合也今攻楚休而復之已五年矣攘地千餘里今謂楚王苟來舉玉趾而見寡人必與楚為兄弟之國必為楚攻韓梁反楚之故地楚王羨秦之語怒韓梁之不救已必入於秦有謀故殺劉作發使之趙以燕餌趙而離三晉今王羨秦之言而欲攻燕攻燕食未飽而禍已及矣楚王入秦秦楚為一東面而攻韓韓南無楚北無趙韓不待伐割挈馬兔曾作免而西走秦與韓為上交秦禍安續云改移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特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耳則未世窮年不免為陋儒而已注安語助猶言抑也或作案荀子多用此字禮記三年問作焉戰國策謂趙王曰秦與韓為上交秦禍按移於梁矣秦與梁為上交

秦禍按攘於趙矣呂氏春秋吳起謂商文曰今置質為臣其主安主釋璽辭官其主安輕蓋當時人通以安為語助或方言耳特猶言直也雜志記之書百家之說言既不能好其人又不能隆禮直學雜說順詩書而已豈免為陋儒乎言不知通變也於梁矣以秦之強有楚韓之用梁不待伐矣一無矣字割挈馬兔而西走秦與梁為上交秦禍案攘於趙矣以強秦之有韓梁楚與燕之怒割必深矣國之舉此臣之所為來臣故曰事有可急為者及楚王之未入也三晉相親相堅出銳師以成韓梁西邊楚王聞之必不入秦秦必怒而循攻楚是秦禍不離楚也便於三晉若楚王入秦見三晉之大合而堅也必不出楚王即多割是秦禍不離楚也有利於三晉願王之熟計之也急趙王因起兵南成韓梁

單國策卷第十八
之西邊秦見三晉之堅也果不出楚王印劉改印而
多求地

戰國策卷第十八



文化乙丑

